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市井煙火撫人心

衛聖

入夏以後，日落的時間被拖得越來越長，那邊太陽還懸在天邊，這邊夜市的三輪車已經叮叮噹噹地登場了。

這個夜市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市民廣場旁邊，雖然不大，但圍繞著廣場長出來的攤位卻像年輪般層層疊疊。

大約下午四點鐘左右，風還裹挾著白晝的溫度，這些鐵皮餐車已經趕了過來。燒烤攤的炭火最先亮起，火星子讓暮色漸漸暗下來；繼而水果車也開進了柏油路，清甜的果香浸透了整條街的呼吸；鐵板燒、涼面鋪次第開張，滷味攤、豆腐檔競相登場。更有理發的、套圈的、賣小玩具的攤位，整個廣場慢慢熱鬧起來。他們熟練地支起桌椅，架起帳篷，像排練過千百回的街頭劇團，等待著他們的觀眾。

等到天完全黑下來，夜市的人流像漲潮般湧來。霓虹燈漸次綻放，猩紅的爐火燎起煙霧，一縷一縷的熱氣令人食慾。蒜蓉與剝椒在炭火中相遇，果香與奶香在蒸汽中纏綿。吆喝聲、談笑聲、碰杯聲此起彼伏，每一種顏色、每一種氣味、每一種聲音，在夜色中織成一張溫暖的網，網住了這座城市的煙火氣。這個時候，夜晚才真正醒過來。

我常常在飽食之後，去買一碗冰粉。賣冰粉的奶奶約莫六十多歲，繫著靛藍粗布圍裙。雖然在她的臉上，能看見歲月風霜留下的皺紋，但手上的動作卻麻利得很，一碗三元錢的冰粉用料也極為講究。

只見她手腕一翻，用勺子從木桶裡舀出一勺冰粉，抖了抖，滑進瓷碗，淋上兩圈糖漿和牛奶，均勻地散開一些山楂片、花生碎、芝麻粒，用勺子底壓了壓，讓它們抱在一起，一碗可口的冰粉就做好了。乍一看，好似一塊白玉流出了一道道琥珀的河流。

這個夜市像一塊巨大的海綿，吸走了我們白天的焦慮、疲憊和煩惱。好像告訴我們，今夜，短暫卸下生活的重量，明天，再回到各自的生活裡去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又是一年艾草香

洪建科

尋常的日子，從一飯一茶中，悄然而去。母親說，端午節到了，園子裡的艾草竄上來了，節令裡的艾草，要趁露水未乾時採擷，才能留住草木的本味，母親話音未落，我就屁顛屁顛的隨了母親，披著一身晨光，刈收艾草。

母親惜土如金，一蓬艾草植入園子的拐角，一場清明雨過後，兀地就生出一茬新綠，母親澆點尿肥，撒點草木灰，再也不用打理，一年又一年，刈了長，長了刈，生生不息，煞是惹人。

小滿則滿，陽雀子叫得歡，五穀農事一茬接一茬，轉眼園子裡的艾草竄過了我的腦門，毛茸茸的，泛著白霜的葉片，一襲清香帶著山野的味道，沁人心脾。剛收回家的艾草，無需在陽光下曝曬，母親紮成小束，掛在屋簷下陰乾。端午到了，母親將一束艾草用紅頭繩繫著，恭恭敬敬地掛上了門楣，並唸唸有詞。祈福納祥，驅邪避災，母親的願望，樸素，簡約。母親不識字，年少的時候，就從外祖父的口中，知道了屈原投江的傳說，懵懂之中，母親很欽佩，每到端午，母親掛了艾草，在香案上恭恭敬敬地擺放著粽子，三拜九叩，虔誠之極，母親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娃呀，汨羅江的魚吃了粽子，神氣著呢，那是屈大夫的魂啊！」母親的話，我似懂非懂，小腦袋伸得老高。

母親手巧，張羅得一手好味道。端午蒸餅，自不例外。濕漉漉的艾葉，在「砰砰」的白刃聲中，綠瑩瑩的漿汁沾滿母

親的手，白生生的糯米，被揉得又糯又黏。綠與白，在一爐柴火中相互傾訴，在一鍋熱氣中香味逆襲，艾蒿餅、粽子、雄黃酒，把一個個清貧的端午過得風生水起，樂得父親喜形於色，一口又一口地貪杯，若得母親心疼地責備起來，而我毫不避諱地做了一回饞貓。端午做香囊，也是母親一手絕活，母親把晾乾的艾葉搗碎，配以白芷、菖蒲、蒜頭等中草藥，以繡花的紅綠布包裹，掛在我的脖子上，母親說，百毒不侵，長命百歲，我在一縷縷香氣中，虎頭虎腦，上山下河，上學讀書。

有一天深夜，北風嘯叫，大雪封門，我病了，咳嗽不止，高燒不退，七、八里山路，無法就醫，年輕的父母，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急得團團轉，忽然母親靈機一動，熬了一碗熱騰騰的艾葉湯，煎服，又煮沸一桶艾水，給我洗澡、反覆熏蒸，魚肚白時分，我的高燒和咳嗽竟然慢慢消退了，疲憊的父母，臉上終於掛上欣慰的笑容。

白駒過隙，轉眼40年，普通的艾草，以其入藥，性溫、苦、辛、微甘，回歸現代生活的本真理念，讓《本草綱目》中的一縷縷藥香，在富庶而幸福的生活裡回味無窮。

歲歲端午，「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」，《詩經》中關於艾草的句子，歷歷在目。

今又端午，欣聞幾千里之外的老家，把普通的艾草做成了大產業，艾灸條、香囊包、艾香枕頭、艾草姜米茶、保健品、健康食品……一條條綠色產業鏈向下游延伸，小艾草鋪出一條鄉村振興的黃金路。

掛艾草，裹粽子，喝雄黃酒，划龍舟，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，幾千年的文化符號，歷久彌新。

猶記端午的鳳仙花

李彩平

「彩線輕纏紅玉臂，小符斜掛綠雲鬟。」蘇軾《浣溪沙·端午》中這一句，細膩地刻畫了女子節日的妝扮。的確，一到端午，大街上到處飄散著粽葉的清香，女孩子大多帶著彩線編織的絲繩，人們或戴道符或在家門口插艾葉，貼各種符以求健康平安，此時，我的眼前常常浮現的卻是童年小院裡那叢火紅的鳳仙花。

小時候，家裡閒置的小院角落，總種著一叢茂盛的鳳仙花。端午節前，鳳仙花枝葉青翠，一朵朵鮮紅的花兒擠擠挨挨，開得爛漫而熱烈。那是奶奶精心侍弄的成果，專等著端午節給我們染指甲用。

端午前一天傍晚，奶奶拿一把剪刀，笑瞇瞇走到花叢前，憐愛地看著花們，伸手撫摸一遍花朵和葉子，像撫摸嬰兒似的輕柔。

然後她對著花兒親切地說：「你們就要派上用場啦，雖然一會兒得受點委屈，可你們的美呀，就會長在孩子們手指上，美得更久呢，你們得高興！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生，不就是想做出點兒啥嗎？」奶奶

說這些話時很有幾分虔誠。我們幾個女孩子站在旁邊，都捂住嘴「癡癡」笑。

安慰儀式完成後，奶奶舉起剪刀，小心地剪下一朵朵花，放進事先準備好的大瓷碗裡。我趕忙給奶奶搬來小木凳。奶奶坐在凳子上，把瓷碗放在地上，深深彎下腰，握緊碗裡的搗蒜錘兒，一下一下，慢慢搗。「篤篤，篤篤」，她額前那縷頭髮隨著搗錘的聲音一擺一晃，彷彿給她伴節奏。不一會兒，花兒便搗成花泥，清潤恬淡的花香，混著草木的生澀，在小院裡輕輕漾開。我們睜著好奇的眼睛，安安靜靜守在奶奶身邊，滿心都是歡喜與期待。

「去洗手吧，要用香皂多搓搓！」奶奶攪拌著花泥站起身對我們說。於是我們端來一盆水，把手伸進去，抹上香皂，反覆搓。水盆裡濺起一陣陣水花。

洗好手後，我們來到奶奶身邊。此時，奶奶已坐在一張長凳上，旁邊放著巨籃，巨籃裡放滿了布條和五彩絲線。她挨個拉過我們的手，先把五彩絲線編的線繩兒綁上我們的手臂，再把花泥一點點敷在我們指甲上，然後用布條裹緊每根手指，用絲線纏結實，生怕花泥露出來。有時纏得緊了，我們喊疼，奶奶手下就松一點，但嘴上卻說：「疼點怕啥？啥都不是輕輕

鬆鬆得來的。想要紅指甲就得受點疼，忍著點兒！」十個手指頭被包得嚴嚴實實，胖乎乎的，如同穿了件厚厚的棉衣，笨拙又可愛。

晚上睡覺，奶奶叮囑我們手放在被子外面，千萬不能動，不要讓花泥跑了。指甲染紅了就能驅邪納福，一年都安安康康的。我牢記著奶奶的話，在夢中，手都不敢動。

端午一大早，奶奶解開我們手上的布條，手指甲全變成了溫潤好看的紅色，就像用顏料染上去的。

小手指都像戴了個紅帽子，平添許多喜氣。奶奶說，你們今年定能平平安安，少病少災，順順當當。我們聽著這話，驕傲、歡喜，此後無憂無慮，快快樂樂瘋過著日子。

幾十年光陰匆匆而過。奶奶走後，我們再沒染過紅指甲。但每個端午節，我總會想起那火紅的鳳仙花，想起那淡淡的花香，想起奶奶對花的安慰，對我們的叮囑與祝福。那些藏在細節裡的疼愛，染紅的不只是小小的指甲，更是我美好的童年，是我一生品味不盡的人生哲理。從此年年端午，那叢火紅的鳳仙花便在我心底悄悄綻放……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專欄主編：宓月

640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熱氣騰騰的生活與赤誠的文學

——讀毛國聰《時間開的花》

張家鴻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、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，文章見於《文藝報》《北方文學》《福建文學》《文學報》《青海湖》《海峽文藝評論》《中國文化報》等報刊，曾獲葉聖陶教師文學獎、伯鴻書香閱讀獎、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、泉州青年「五四」獎章等獎項。

生活是寫作之源。在毛國聰這裡，這不是口號，不是理論，而是紮實的、一以貫之的實踐。品讀他的隨筆集《時間開的花》，如同走進他的生活，成為日常的見證者與品鑒者。真實，是他的底線。寫作不是遮蔽，而是無限敞開後的呈現。

《夏天，蚊子的世界》《叫花雞能治腳疼》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養生秘訣》《失眠不是戴著黑框眼鏡的大熊貓》《我是一個見過豬跑吃過豬肉的人》《什麼樣的生活既簡單又豐富》……這些充滿誘惑力的標題，令



人忍不住遐想：毛國聰筆下到底寫了什麼？

沉浸書中，可見熱氣騰騰的生活瑣碎：一隻灰色貓來了，跟著人走來走去，貓糧吃了不走，再吃依然不走，最後被不客氣地「請」出去。妻子阿宓幫忙理髮，他心中忐忑，妻卻異常興奮——終於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。翻看妻手機裡的照片，從愛情大道上帶回的美景：一棵樹、一株野草、一朵鮮花、一隻模糊的飛鳥，竟帶來絲絲感動。

作者並不避諱生活中的尷尬、苦痛乃至不堪。《戒煙記》中所遇的挑戰與折磨，多數人不願向外人道，毛國聰偏不，他一五一十和盤托出：「頭昏。噁心。雙腿乏力。」「頭重腳輕。頭昏腦脹。手無足措。」「說話沒有底氣。集中不了精神。稍不如意就想發火。」率性、灑脫可見一斑。他並非正襟危坐的人，而是持一觀平常心，從生活進入文學，從文學返回生活。文學與日常親密無間。或者說，在他的世界裡，日常就是文學，文學就是日常。

如果說文學為雅、日常為俗，毛國聰筆下可謂雅俗兼具。在文學的懷抱裡，他沒有姿態——若說有，便是把每一個日子過成文學的樣子。

散文寫作，是不斷向內挖掘的探尋之旅。小小的心靈中，裝著無窮無盡的繽紛、無邊無際的宇宙。這份赤誠，毛國聰借山居得以實現。離開成都，一次次趕往山居，是放下包袱、卸下沉重、回歸自然，是收穫輕鬆與快意。小花園是山居歲月裡最讓他夫妻流連的地方。這裡的美太繽紛，故事太豐富，情感最真實。

《小花園，大世界》耐人尋味。三角梅、紅苕籐、滿天星、酢漿草、幌傘楓、山茶樹、繡球、杜鵑都被他請進字裡行間，留下獨特的形影與氣息。如果僅僅描摹，文字就淺薄了。毛國聰並未止步，他時不時與花草來一次雙目審視與靈魂叩問：「我很感慨：這些花草雖然微小，心胸卻比我寬廣，

理想比我芬芳。在它們看來，世上沒有圍牆，沒有柵欄，沒有阻礙。它們在哪裡，哪裡就是它們的世界。在它們的世界裡，只有翠綠，只有芳香，只有蝴蝶翩翩，蜜蜂飛繞。」這是向花草表達敬意。瑣碎的日常生活，陡增精神高度，實為閱讀中的意外之喜。如果說山居與住在成都有何差別，就在于這個小花園裡的大大世界。「扯雜草時，我從來不戴手套，我要用手掌去感觸青草的溫度、濕度，用手掌去吮吸甜絲絲的草汁。抓住它們，世界瞬間變得具體而實在。」對毛國聰來講，小花園不是普通的物理空間，而是獨特的精神場域。

在《後記》中，他如此自述：「我的寫作詞語只有一種顏色：綠色。……綠色，是我的文學追求。綠色，代表著真誠和美麗。綠色也是山居的主色。」以親近自然為主要追求，觀察四周紛繁與點滴，毛國聰得以遇見最期許、最真實的自我。如果被擾攘紅塵纏繞，自我會漸行漸遠，直至消失無影。

《四月二十一日》通過寫既老又衰的李哥，警醒自己必須保持精神蓬勃，不可因生活的勞累與艱辛丟掉珍貴的夢想。《隔了八百年的遇見》寫陸游在蜀地的點滴，提醒現代人不可忘卻歷史、不可忘卻從詩人心源裡流淌出的古詩詞。《時間開的花》細細寫出好友進哥如何把書愛到極致，把人做得純粹，借此暗示自己不可忘了珍惜友情、不可忘卻擊友的高貴情懷。《三不閒人誕生記》警告自己，不要對他人過分糾結與計較，不管怎樣最終都是跟自己過不去。毛國聰是充滿朝氣、重情重義、豁達灑脫的。

行文風趣、詼諧，是《時間開的花》之別緻處。走筆至此，我忍不住心生嚮往：何時與毛國聰見面，聽他絮叨生活中的諸多煩雜？我相信，聽他談談這些，可以驅散心中瀰漫的烏雲。

《打鼠英雄》中寫道：「阿宓是打鼠英雄，我當然是怕鼠輩。」這絕非奉承，實為

真心話。隨後又說：「我絕不與老鼠為伍。我要跟老鼠戰鬥到底。我不相信我一個大男人如此無能。這是我們的家。」頗有豪邁之感，卻是在小小的老鼠「逼迫」下實現的，想來有趣。鼠輩雖讓人厭煩甚至無奈，日子卻不全是苦澀的，戰天斗地中也很有趣。在煩擾的日子裡懷揣如此心態，日子依然可以過得極其可愛。

同樣趣味連連的還有《半夜蟬鳴》。這該死的蟬，竟不讓人睡安穩覺。為了抓住罪魁禍首，他頻頻出擊：「第二天上午，我重點查看了李子樹，還動用了我的眼睛、眼鏡和手機，地毯式地搜索方圓二十米範圍內的所有喬木和斑竹，卻沒有發現一隻蟬，連蟬蛻都沒有發現。」「下午，我把搜查範圍擴大到附近的柚子樹、紫荊樹、紅楓、桂花樹，仍然沒有發現蟬的蛛絲馬跡。」與一隻蟬如此較勁的人，是怎樣的人啊！許多人會認為何必大費周章，許多作家會認為這有什麼寫一偏偏毛國聰就這麼寫，把無奈、瑣碎的日子寫得有滋有味。這何嘗不是蓬勃的生命力？他人的不屑，是他的願意與值得，這不是高低貴賤，而是眼光的有無與襟懷的寬窄。

詼諧幽默之外，也不乏深刻。《做一個不被耳朵支配的人》從個人感受到國際大事，從生活遭遇到文獻記載，再到古今來不變的人心現實。批判的力度不僅指向他人，也指向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人：「好話聽多了，不好的話就不容易聽進去了。假話聽多了，真話就很難聽到了。我們的耳朵受用了，也就不管累死累活的四肢、腦袋和心靈了，心甘情願地在『好話』裡被蒙騙、被侮辱、被奴役，成了被耳朵支配的傢伙。」誰不是這樣呢？誰不喜歡聽好話呢？

話說回來，本書給人最深刻的教益，莫過于人不應遠離自然，而且應抓住一切機會親近自然、融入自然。「山居讓我們和阿宓活得越來越清醒和明白，可以說是我們的『知所止』」。我們經常在同樣的地方散步、溜躑、打望、閒聊，經歷春夏秋冬，樂此不疲。」在這部作品中，與山居相關的文字佔據頗多份量。對毛國聰而言，山居不僅是生活空間，更是一處精神家園，關乎未來日子裡心靈的何去何從。

《毛國聰《時間開的花》，作家出版社2025年4月版》